

主體的和解與分解：袁慧莉的塊狀山水

何乏筆

山水畫似乎基於自然的理想化，而人際關係或技術文明只能以極致昇華的方式在山水畫中出現：朋友的雅集、簡單描繪的房舍等。但這只是一面。平淡從自然氣化的有限性與內在性產生，再則使得朝向無限性與超越性的過渡成為可能。然此超越性並非內在性的直接延長，反而涉及逆向轉出的曲折，涉及無出路的痛苦或不能忍受的經歷。平淡的治療作用在關注自然氣化與平淡之間所存在關係之後，才能明瞭。在許多當代的平淡繪畫作品中，非連續的曲折比直接連續的順承更為凸顯，使得平淡的繪畫能反應現代性的震撼衝擊。不過，與表現性繪畫不同，被現代性所開發的巨大能量並非穿過個體的敏銳感應而向外表現，反而試圖吸收這些能量，使之逆反，以消解其暴力。此處，一種不再侷限於越界創造性的主體觀乍現。但現代性的暴力過大，誰都不能吸納而不受傷。換言之，我們不得不面對主體性治療自己的不可能性，進兒思考平淡的不可能性。

袁慧莉在「當代平淡繪畫展」的作品提供機會來靠近此問題，三幅繪畫代表兩種不同的創作階段：〈人海〉和〈靜〉的創作時間為1999年，〈太虛〉是2011年的作品。然不同階段的作品具有共同的風格要素，即所謂「塊狀山水」，在〈人海〉中，山塊似乎飄浮在空中，雖然部分產生重疊，但看似毫無關聯而孤立。〈靜〉的佈局讓人想起古典的山水畫及其對遠近關係的呈顯，與〈人海〉相比，山塊的形式更為圓潤溫和，但非連續性的疏離感卻特別突出。袁慧莉認為，古典文人畫不再可能，因為現代文明使得科學技術和都市生活無限擴展，徹底瓦解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在日常生活經驗中的根源。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發生嚴峻變化，也造成

自我關係（主體性）的扭曲。喪失安全穩定、同一不變的自我認同之後，多元化的主體性要不斷地面對「失調」的危機，面對不同的甚至矛盾的分解傾向，並試著進行和解。無疑，擺脫同一主體性的強制俱有自由解放的作用，但盲慕肯定多元主體性的分裂傾向也容易生病。真正的困難在於，如何平衡同一性與多元性。這乃是一種治療的過程，一種修養的過程，而在袁慧莉的創作中，此過程從自然關係開始，人與自然的關係，即融入自然環境的開放態度，構成了自我治療的出發點。1999年的作品在退隱自然的生命條件下產生。在自然關係的溫潤影響下，塊狀山水仍然能散發平淡的氣息：在分解的傾向中，保留和解的可能。

然而，由於不同的理由（包含私人的困頓），塊狀山水的初始風格不能維持。如今回顧當初，袁慧莉認為，前階段繪畫的平淡性質帶有虛假的和解，因為和解只有在自然關係的層面上發生，而仍未滲透到自我關係與人際關係，甚至掩蓋了後兩層面中所積累的問題。在金碧山水的系列中，自我關係成為關注的焦點。石塊與山形便透過不同技法而分化，並以符號的方式傳達身心狀態。如此多元主體性的問題藉由山塊的組合來加以表達，而且山塊構成景色，但在形式、顏色或技法方面並沒有構成和諧有機的整體，誠實透露分解、失調或偶然疊集的性質。袁慧莉塊狀山水的這兩種風格，對平淡在當代如何可能的問題，乃打開不可或缺的探索。

（發表於2011年北京宋莊畫譜美術館「當代平淡繪畫展暨平淡美學論壇」畫冊，作者為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、德國漢學家）